

道藏本《老子指归》序、目真伪重探

——兼论西汉严遵本《老子》的上下经次序

樊波成

严遵,字君平,是西汉中晚期蜀地最有名望的隐士和学者,扬雄(前53-18)亦从之学。《老子指归》(又名《道德真经指归》)则是严氏以辞赋的形式解读《老子》的著作,《经典释文叙录》及历代经籍志、艺文志俱有存目。

《老子指归》仅存《德经》部份,《道经》部份已经亡佚。现在所能见到的《老子指归》分为两大版本系统,一为仅存六卷三十章的胡震亨(1569-1645)《秘册汇函》本,后来的《津逮秘书》、《学津讨原》、《丛书集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本皆由此出,起卷一至卷六,无《老子》经文,卷前有《谷神子序》与《说目》;另一为以正统(1436-1449)道藏本为代表的四十章七卷本,近代唐鸿学据姚咨(1495-1564)抄本所刊之怡兰堂本亦与之相去不远,该本起卷七至十三,有《老子》经文、注文和谷神子《老子指归》注,卷前有《总序》与《君平说二经目》。明清两代学者多见六卷本少见七卷本,故多以《老子指归》为伪书^①;近代以来,随着七卷本受到重视,唐鸿学、蒙文通、严灵峰、郑良树、王利器、王德有、李学勤等先生皆力辨其不伪^②。

总结诸位学者的辨伪成果,我们知道《老子指归》真伪的问题主要由六卷本《指归》产生,比如六卷本没有《老子》经文,与《经典释文》和宋代学者所记不符;书首的“谷神子序”也明显系后人伪造,该序曰“陈隋之际已逸其半”云云,也和唐宋官私目录所记《指归》全书皆存不符。

①全祖望:《读〈道德指归〉》,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四三。又永瑢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四六。

②唐鸿学:《〈指归〉跋》;蒙文通:《严君平〈道德指归论〉佚文》,《道书辑校十种》,巴蜀书社,2001年;王利器:《道藏本〈道德真经指归〉提要》,《中国哲学》第四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0年;郑良树:《从帛书〈老子〉论严遵〈道德指归〉之真伪》,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七辑,中华书局,1982年;王德有:《老子指归》,中华书局,1994年;李学勤:《严遵〈指归〉考辨》,《古文献丛论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0年。

一、《说目》《总序》的重要价值

道藏本《道德真经指归》全书之首依次有“昔老子之作《道德经》也”一段文字以及《君平说二经目》一篇。前者学者多称之为“总序”，后者则多简称为“说目”。

《说目》和《总序》两篇文辞相近，内容也互为表里，故而李学勤指出《说目》和《总序》很可能出于一人之手。两篇文字字数虽然不多，但却有着事关西汉晚期严遵本《老子》篇次及其分章的重要信息，《说目》云：

庄（严）子曰：昔者老子之作也，变化所由，道德为母，効经列首，天地为象，上经配天，下经配地。阴道八，阳道九，以阴行阳，故七十有二首。以阳行阴，故分为上下。以五行八，故上经四十而更始；以四行八，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。……

《总序》亦云：

自大陈小为之“上”，纪道论德谓之“经”。始焉《上德不德》，化由于道，而道不为之主，故授之以《昔之得一》。……

由此可见严遵将《德经》视作“上经”，分为四十章，始于《上德不德章》；而将《道经》视作“下经”，分为三十二章。严本《道》《德》二经的次序虽然与今各传本不同，但却和帛书本、北大简本相同；而严遵将《老子》一书分作七十二章，更是典籍仅见。诚如李学勤所说：“这一点如果成立，可谓关系重大。试想《德经》在前的《老子》本子，不仅见于汉初长沙，到元、成时仍存于蜀地，这自然是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。”^①

二、《说目》“伪作说”不可从

然而很多学者如严灵峰、李学勤两位先生认为《说目》、《总序》都是伪作，王利器虽然认为《说目》是严遵所作，但却说《总序》出自谷神子。正因为如此，学者们对严遵本《老子》上下经的次序往往持审慎的态度。例如裘锡圭一开始认为严遵本《老子》篇次与帛书本同，但不久又从李说，认为严遵本次序应该与河上公等各本相同^②。

认为《总序》《说目》两篇是伪作、严遵本《老子》仍当以“道”“德”为序的理由可以归纳为：

- 1.《老子指归》若以“德”“道”为序，何等奇异，怎么会无人提到呢？
- 2.今道藏本《老子指归》卷七至卷十三为《德经》，共计四十章，与“上经

^①李学勤：《严遵指归考辨》，《古文献丛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208-216页。

^②裘锡圭：《出土古文献与其他出土文字资料在古籍校读方面的重要作用》，《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45页。

为德经”“下经三十二章”不合。

3.《老子指归》没有很强烈的阴阳、刑德色彩,而《说目》的数术色彩却非常浓厚。

问题1和2其实可以用一种假设来解释,那就是在诸本《老子》都以“道”“德”为次的强势背景下,《老子指归》经唐代道士谷神子^①或《道藏》编纂者之手已改回《道经》在先、《德经》在后的顺序。然而,正如郑良树所指出的那样,目前残存道藏本《指归·德经》虽然处在“下经”的位置,但还是分作四十章,与《说目》同;分章之详情也与《总序》相同。严遵本《老子》二经篇次另外一个不为人所提及的原因就是《道德真经指归》作为道书,不轻外传。即便是出身藏书世家的陆游,也说此书“学者罕见”“予求之踰二十年乃尽得之”(《渭南文集·跋老子道德古文》)。就好像李学勤在其他文章中指出的那样,道教往往保存了许多被儒家学者忘了的汉代和先秦的东西^②。

《君平说二经目》一开始就说是“庄子曰”,那么显然“德篇”作为上经就是严遵的意思。但由于河上公本和五千言本的大行其道,“道”“德”之次成为主流,故而整理者依据主流传本修改了次序,此“文本趋同”^③之典型,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王弼本《老子》也受到河上公本的很多影响,乃至与注文不合,已非原本之旧。

问题3认为《说目》的数术色彩与《指归》不符,这是不准确的。《说目》天地阴阳、阳奇阴偶的阴阳刑德理论与《指归》正文并无二致,而且也与严遵《易》占者的身份相符。《老子指归》正文中带有阴阳数术色彩的文字有不少,如:

- 1.《上德不德章》:清者为天,浊者为地,阳者为男,阴者为女。
- 2.《治大国章》:故鬼神治阴,圣人治阳;治阴者杀偶,治阳者杀奇。
- 3.《大成若缺章》:阴物穴居,阳物巢处。^④
- 4.《以正治国章》:天地之道,一阴一阳,阳气主德,阴气主刑。

其中第1条“阳者为男,阴者为女”可以对应《说目》“夫妇之配”,第2条“治阴者杀偶,治阳者杀奇”可以对应《说目》“阳道奇,阴道偶”,第4条“天地之道,一阴一阳”可以对应《说目》“天地之数、阴阳之纪”。

《汉书·王贡两龚鲍传》谓严遵“筮于成都市”,《通志》亦谓严遵著有《周易骨髓决》一卷。作为一位专精于《易》占的学者,《说目》提出的“阴八阳九”之数正与严君平之易占者身份相符:汉易视六为阴爻、八为阴象、七为阴爻、九

①谷神子虽然不知道是谁,有说为冯廓或郑还古。参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: The Taoist Canon: A History Companion to Daozang,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4. 按,从《指归》注引《老子》多避“民”“治”讳看,谷神子无疑是唐人。

②李学勤:《走出疑古时代》,长春出版社,2007年,第9页。

③刘笑敢:《老子古今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年,第10页。

④穴阴巢阳亦阴阳灾侯之说,范宁《谷梁传集解·昭公二十五年》、《汉书·五行志》引刘向曰:“去穴而巢,此阴居阳位。”

为阳象(参《易纬·乾凿度》),《易纬·是类谋》“孔子演曰:天子亡征九,圣人起有八符”郑玄注:“九、八亦阳爻、阴象之数也。”

《说目》云“昔者老子之作也,……上经配天,下经配地……上经众而下经寡”,可知严遵时候已经有“上经”、“下经”的题名了,而且分别对应《德经》(四十章故曰“众”)和《道经》(三十二章故曰“寡”),这正与北京大学新获竹简《老子》的篇题与篇次相符。北大简《老子》正有“上经”“下经”字样的篇题,也分别对应“德经”和“道经”^①。

除了北大简,用韵也能说明问题。《说目》字数虽然不多,但其用韵不乏汉代特色,例如“下”、“后”、“寡”和“主”、“绪”、“户”、“数”、“敷”两组用韵都是鱼侯通押,这正与西汉侯部归入鱼部的事实相符^②,也能印证《说目》不伪。

其实林希逸(1193-1271)在《老子臞斋口义·发题》中就已经引到了《说目》中严遵本《老子》分章的内容,尽管林氏表示自己并不认可严遵的做法,但并不妨碍说明《说目》在宋代已经存在的事实。同时期的董思靖《道德真经集解·序说》也载有:“严遵以阳九阴八相乘为七十二,上四十章,下三十二章。”这些都是宋代人亲见《说目》的明据,大大减少了《说目》伪作的可能性。而且由于两宋时期《老子指归》之《道经》部份尚未亡佚,林氏、董氏应该是能看到全书的,也不难推知在他们的时代《说目》“上经四十章,下经三十二章”的提法并没有和《老子指归》全书相矛盾。

三、《总序》真伪和性质的探讨

上文讲到《说目》“阴八阳九”的说法可与严遵善于《易》占的史实相参,其实《总序》的体式同样符合严遵《易》家的身份,文云:

始焉上德不德,化由于道,而道不为之主,故授之以《昔之得一》;

昔之得一,动由反行,非有性,莫之能闻,故授之以《上士》;

上士性高聪明,深远独闻,傲世轻物,唯道是荷,故授之以《道生一》;

道生一,至虚无名,稟受混冥,造化清浊,陶冶太和,故授之以《天下至

柔》;……

这和《周易·序卦传》的体式相同:

有天地,然后万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,故受之以《屯》;

屯者盈也,屯者,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,故受之以《蒙》;

①韩巍:《北大汉简〈老子〉简介》,《文物》2011年第6期,第68页。

②罗常培、周祖谟: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07年,第13、21页。王力:《汉语语音史》,山东教育出版社,1987年,第102页。Ting, Pang-Hsin: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-Chin Period: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, Special Publications No. 65, Taipei: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, Academia Sinica, 1975.

蒙者，蒙也，物之稚也。物稚不可不养也，故受之以《需》；

需者，饮食之道也。饮食必有讼，故受之以《讼》；……

由此可见《总序》是参照《序卦传》创作的。不过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后人所为，因为《总序》只列了今存的《德经》四十章章目，而不是七十二章的章目，说明“伪作者只是看到今残存的四十章”。

李先生的这个说法看似合理，但其实这里的“总序”应该是《德经》的“序”。这就需要所谓的“总序”作一些探讨：

“总序”这段文字并无题名，钱谦益首先名之为“总序”，而后人承用此名^①。但这段文字和一般意义上的“序”有些差别，这段“总序”其实应该是《德经》章次之序。我们知道，一般汉魏时期的“序”，字当作“叙”，也就是“叙录”，余嘉锡说：“汉魏人作序，皆叙其书之源流及其人之仕履，与刘向《别录》之体同。”^②在《目录学发微》中，余氏又总结为“论考作者之行事、时代、学术”。但显然，这类“序”或者“叙”与《指归》所谓的“总序”并不相同。《总序》非但没有说到《道德经》的源流，连老子的生平行状也不著一字。它的主要内容是《德经》四十章的排列次序。

这种在篇内为各章排序的文体，除了《序卦传》外，目前所见的似乎只有《周礼·序官》了。《周礼·序官》先是总论周代建官之原则，如“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，乃立‘天’官‘冢宰’”，然后依次排列六官（其实只有五官）部下的各个职官，例如《天官》的“序官”就是起于“大宰，卿一人。小宰，中大夫二人”，终于“屨人：下士二人；府一人，史一人，工八人，徒四人”。《周礼·序官》、《序卦传》都有“序列”之义，故以“序”名，而结合《书序》、《诗序》，我们认为“序”是概括篇章之义而序次之的文体，和刘向以来“叙录生平行状”意义的“序”（叙）并不相同。

知道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把“总序”视作总论《老子》一书的序，而是把它看作“序次”《德经》各章关系的“序”。由此，我们就可以认为所谓“总序”应该也是严君平的著作。

四、“目”的体式与《说目》的真伪

以“目”的体式而论，也能证明《说目》的创作年代比较早。《说目》的全名为“君平说二经目”，也就是对《道德经》“目”的解说。由于汉代与后世的“目”体式完全不同，更能证明《说目》是由严遵所作。

“目”在与《老子指归》几乎同时的《别录》当中，是“条其篇目（非书名）”之意^③，也就是说，“目”记篇名而不记书名。例如《荀子》书末附刘向之

^①钱谦益：《牧斋有学集》卷四十六《题道德经指归》。

^②余嘉锡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212页。

^③余嘉锡：《目录学发微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0-21页。

《叙录》即详著篇目,自“《劝学篇》第一”至“《赋篇》第三十二”。之后郑玄的《仪礼目录》也是列篇目“《士冠礼》第一”至“《有司彻》第十七”。但是之后的“目”则只记书目而不再记载篇目,“若两晋、南北朝书目只记书名,失目录命名之旨矣。自宋以后,如《崇文总目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流……未有一书能具篇目者……阮孝绪(479-536)已不知录中当有篇目”^①。

在汉代,《老子》被认为是上下两经(篇),所以不难想象该经之“目”应该是“《上经》第一,《下经》第二”,而《说目》就是严遵对该“目”的次序进行说解,如“上经配天,下经配地”、“阳道奇,阴道偶,故上经先而下经后;阳道大,阴道小,故上经众而下经寡”之类。鉴于两晋以后的学者已经不知道“目”是列篇名之目,所以《说目》的内容不是两晋之后的学者所能杜撰的。

要之,《说目》及其相为表里的《总序》应该就是严遵所著,和马王堆帛书本、北大汉简本《老子》一样反映了西汉某些地区《老子》以《德经》为上、《道经》为下的事实。李学勤虽然认为《说目》为伪造、严遵本《老子》二经次序与河上公本无异,但他也曾提出“《德经》在前的帛书《老子》是南方系统的传本”^②,笔者更认可李氏的这一说法。因为严遵所在之蜀地,无论是文化上还是语言上都和楚地有着很深的关系。

大概是因为给《道德真经指归》带来伪书之嫌的六卷本《指归》就是以《德经》为上的缘故,使得《说目》和《总序》有了伪作的嫌疑,从而使严遵本《老子》的经次和分章一直有所争议。但实际上却正反映了六卷本“伪刻者”苦心孤诣试图照着他所信赖的《说目》恢复《道德真经指归》原貌的努力。

作者单位:复旦大学中文系

^①余嘉锡:《目录学发微》,第26页。

^②李学勤:《简帛与楚文化》,《李学勤讲中国文明》,东方出版社,2008年,第451页。